

# 潘汉亮积极参与推广 海外华文教育 (上)



参加印尼华裔总会北京分会典礼，右起，潘汉亮，王爱平，陈清明，李卓辉，马咏南，鲁锦寰

我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妈妈说因为抗战胜利了，所以取名汉亮。这个名字凝结了父母对祖国的敬重和希望。这些年，当别人乍听到“潘汉亮”这个名字，大多会认为是位男士。谁知一看是个瘦弱的女子，就会追问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我一次次地解释，所以虽然我出生在外国，但从小在我心中，“中国”-我的祖国，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母亲陈荣冠1916年出生于印尼泗水一个已经移居印尼四代的华侨家庭。外祖父原来经营一个商铺，后来因开发速溶咖啡，生意失败而破产。外祖母因难产30多岁便过世了，之后外祖父也因癌症离世。那时候，排行老三的母亲只有14岁，下面有1个弟弟和5个妹妹。迫于无奈，母亲把刚出生的小妹妹送人后，就带着弟弟和其他4个妹妹投靠到家境富裕的大姐家，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由于家道中落，为了抚养5个弟妹，才读到初中二年级的母亲被迫辍学，开始外出谋

生。

那时印尼华人的很封建，女孩子基本是被禁锢在家中。母亲挨家挨户地教当地女孩家政(烹饪、西点、缝纫、绣花等)，颇受欢迎。母亲还能说流利的英语、德语、荷兰语。这些本领都是我母亲靠自身的勤奋和聪明，通过自学和社会大学实践中磨练出来的。后来我母亲认识了我父亲，结婚时提到的要求就是继续带着年幼的3个妹妹，并要将她们抚养成人。婚后，我母亲在家里开了一家家政学校，周末还在万隆华侨妇女会办的家政培训中心，免费向家庭困难的妇女传授技艺。我母亲的学生很多，在当地华人中威望很高，曾经是印尼万隆华侨妇女会的副主席。

我高祖父在1876年咸丰年间，从福建海澄县带着我祖父，由当时的清朝政府派到印尼以三宝太监郑和命名的城市三宝垄市修缮大觉寺。高祖父负责大觉寺的书法和绘画，如今在大觉寺里还安放着他的牌位。高祖母过世后，我祖父独自一人留在印尼艰苦

奋斗，勤勉生活，终于开办了自己的花砖厂，成为当地的第三富翁。祖父有9个儿女，我父亲潘开兴是长子。印尼爪哇岛习惯称当地出生的华侨为“侨生”，所以父亲已是第四代侨生。

我父亲在外国学校读书时深刻感受到一个中国人受到的种族歧视，这使得他下定决心开始研究自己的民族，了解中国的现状，并关心当时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青年同盟会。1932年和1934年曾经两次组织印尼华侨祖国观光团，并担任团长。观光团途径日本到了中国的上海、南京、福建等

地。他所看到的是祖国的贫穷落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旧中国的码头上到处见到停靠的外国船只和飘扬的外国国旗，看到了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很为祖国的现状难过。

回到印尼之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开始组织华侨抗日抵制日货，可是祖父开的砖厂需要用日本的水泥，为此父子反目。父亲和祖父脱离了关系，独自来到万隆教书，并开始阅读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启蒙书籍。父亲精通很多国语言，例如德语、荷兰语、英语、西班牙语、印尼语、葡萄牙语，但就是不会汉语，只能看懂个别简单的汉语象形文字。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当时读了英文版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有其他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我父母结婚时共同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万隆市被称为东方巴黎，是气候宜人、美丽的城市。万隆闻名于世，是由于曾经在那里召开过标志着亚非人民崛起的亚非会议。在会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做了发言，在美国孤立中国的冷战时期，让世界了解到在中国积极推动和协调下，最终达成亚非人民的五项和平共处原则。不同种族、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国家共同为各民族的发展而携手进步。这次会

议前，还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为暗杀周总理而制造的“克什米尔”号飞机爆炸事件。我那时9岁，我清楚记得那些日子我们一连三天冒雨迎接祖国亲人的到来，最终总算等来了周总理。很多侨胞参与了保护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妈妈在那段时间被指定专门负责周总理的饮食和起居用品。在我们最常看到的总理访问印尼的相片中，他身上带的美丽的花环是我母亲亲手制作的。多年后我的当上电影导演的弟弟潘渊亮曾采访参加过当年万隆会议的领导，他们说周总理非常爱吃我妈妈做的菜肴和糕点。1956年宋庆龄副主席访问印尼，我妈妈又负责宋副主席在印尼的全部生活。因此，1957年我母亲被推选为第三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海外特邀华侨代表，终于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回祖国看看的愿望，并坚定了她回国的意愿。

我们家族在印尼生活了非常长的时间，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侨生，已经把印尼已经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荷兰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在选国籍(荷兰、印尼、中国)时父母选择了印尼籍。而按照中国的血统主义，实际上双重国籍问题仍然存在。1952年我6岁，开始在华侨学校上学。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成年人应在条约生效后两年的期限内选择他们的国籍。而印尼规定印尼国籍者不能在华侨学校上学，所以我只能上印尼学校。大家都开学了，我却不能上课。记得父亲带我去中国大使馆，要求让我回国学习，大使劝父亲说我年纪太小，不适宜独自回国。我那时真的体会到了失学的痛苦，这是我一辈子最难过的童年记忆。那时我父母下定决心放弃印尼



在印尼的早年全家福，作者居中